

端午節，我回家

月是故乡圆，水是故乡甜，人是故乡亲。一样的，端午节还是故乡的最为留恋。

端午节的由来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，如果作为中国人连端午节都不知道，那我就要怀疑你是不是中国人了。如果你对端午节没有舌尖上的记忆，那真的是亏欠味蕾。

中国人对传统美食从来都不缺少创意，每个节日吃什么，怎么吃，都是一门大的学问，里面都有典故，仿佛我们不是在吃东西，而是在咀嚼一段历史，一种精神随着舌尖的打开进入到思想深处，看似无处可觅，却喂养着我们的品质，践行在每一个生命的细节里。

我的家乡是一个偏僻的小村，极其穷，极其偏，或者用穷乡僻壤来形容也不为过。至少我在十六岁之前生活在小村里，知道端午节，但是不知道粽子是什么东西，那么我的小村用什么美味来度过这一节日呢？他有他的独到之处，穷，但是节日不能省略掉，有他的自己办法，便是家家都有的鸡蛋鸭蛋鹅蛋，来丰富我们贫瘠的胃口。

平时鸡鸭鹅家禽生产出来的椭圆形有规则很好看的蛋，我们只有观摩的份，是捞不着吃的。他大多出现在家里来了尊贵客人的餐桌上，母亲把吊在房梁上的小筐箩放下来，拿出几个，磕在锅沿上，放上点葱花盐，筷子一搅合，趁着热锅，哗啦一声道进入，然后满屋子都是蛋香，几枚鸡蛋成全了贫困之家的体面和热情。而那些剩余的被母亲攒了很久的蛋会去到集市上，被母亲论枚出售，换点零钱贴家用。

对于我们来说，唯一能大快朵颐的日子便是端午节，我们就盼那盼，盼到那一天，母亲舍得心疼，一定煮上一大锅水煮蛋，然后早晨的面条里也会卧上几个荷包蛋，中午是鸡蛋糕。到了晚上伴着房檐上的艾草香气和葫芦游荡的舞姿，我们全体再把早中饭剩下的鸡鸭鹅蛋拿到桌子上，再进行一次分配。老大几个，老二几个，老么几个，爸妈打打



几个半拉的边边角角，一家人端午节的吃食，孩子们一年的盼兴得到了圆满，那兴奋劲简直冲破了夜晚的天。其中最能留东西的哥哥，总是把分到的蛋留到第二天，拿出来馋我们。还记得那一年我和妹妹半夜里翻出来熟睡哥哥藏的鸡蛋，趁着夜色乐得前仰后合，想到第二天哥哥哭丧耍赖的那张脸，一边吃他的鸡蛋，一边打饱嗝，噎的说不出来话，还在往嘴里塞。结果第二天哥哥并没有我们想的那样找爸妈告状，或者给我们一脚。而是说，小妹，等哥哥长大了让你天天吃鸡蛋，就像咱们家天天吃玉米面大饼子那么平常，让你天天过节。当年觉得哥哥在说梦话吧，这么金贵的东西只有端午节可以吃，他是属于端午节的。

时光如流水，就如孔子说的那句话：子在川上曰，逝者如斯夫。时光有去无回，犹如滔滔江水。我们那代人一下子跟随时代大潮长大，又老去。真的像哥哥说的那样，我们天天都能吃上鸡蛋了，哥哥却不在，对端午的情怀却总是停留在母亲的那些蛋上面，里面有回忆，有爱，有幸福的味道，有潜然而下的泪水。

端午节将至，不禁想起故乡的一切，中国人已经不单单是在过一个节日，更是一个团聚的理由和借口，召回五湖四海四面八方的游子们，回来，回到亲人身边过节，我们来追忆小时候，属于我们的味道。

这个端午节我会回家，你呢？

作者宋丽华：黑龙江省富裕县鑫鑫三期农村信用社



二胎

我強忍着胃部的痙攣，冲進衛生間，琴子瞄了一眼我的肚子：“懷孕了？”

“胃，難受。”我搖搖頭喘息着。

“看這吐的，真受罪。我老公也磨叨好幾天了，想要二胎，婆婆更是拼命地勸。這生孩子容易，你說生男還是生女？嘴上說生男生女都一樣，要再生個閨女，還不定娘倆的臉要拉多長呢。”

胃部又是一陣痙攣。

第二天，敏子拉我到樓梯口，左右張望後，盯着我的肚子問：“懷孕了，怎不說一聲。”

“聽誰說的。”我大笑。

“甭問聽誰說的，我給你提個醒兒，一定要做個性別鑒定。有個兒子，男人的心會安分些，別像我。”敏子抽搭起來。

“好好好，妹妹我一定聽你的，咱不難過。”我趕忙安慰敏子。

第三天，玲子在走廊里攔住我：“夠勇敢呀，我們單位第一個響應號召。可能還不知道吧，現在有比B超更高級的鑒定。若需要幫忙，儘管說。”玲子的姐姐在一家醫院。

“謝謝好意，可我……”

玲子豎起一個手指：“甭說了，理解。”匆匆而去。

第四天，同事的見面語全是倆字——恭喜。

第五天，領導找我談話：“懷孕了，應該主動找我們調換工作。”

“我沒有懷孕。”

“哦，是有隱情吧？政策我們是要響應的。”

“我真的沒懷孕，都是……”

“不用解釋了，婦女法我們是要遵守的。”享受了特殊的待遇，我精疲力竭地回到家，老公接過我的挎包，婆婆也春風滿面：“你們都四十多了，抓緊時間再……”

“我已經懷孕了，女孩。”

我關上了臥室的門，把他們的表情關在了門外。
作者沙道芹(孟晴)安徽省霍邱縣宋店鄉

二十年前，我考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。

到学校报到的头天晚上，父亲特意做了一桌菜。让我惊奇的是，其中一个盘子里只放了一条洗好却没切开的生黄瓜。

父亲眼里似乎有泪，他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小壮啊，这条黄瓜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吃吧。你要记住，考上公安大学，可不是为了以后在老百姓面前耀武扬威，而是为了能更好地为老百姓办事！”

我这才明白父亲的意思，一边吃黄瓜一边点头：“爹，您放心，我不会忘记那条黄瓜的教训！”

十五年前，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市公安局。

到市局报到的头天晚上，爹又做了一桌菜，仍然有个盘子里只放了一条洗好却没切开的生黄瓜。我默默地盯着那条黄瓜，一股悲愤涌上心头。

父亲叮嘱我：“小壮，到公安局上班后，不能有私心啊！可得记住那条黄瓜啊，如果忘了，你早晚晚会身败名裂！”

我眼里噙着泪水，一边吃黄瓜一边点头：“爹，您放心，我不会让那条黄瓜的悲剧在我身

父親三次請我吃黃瓜

上重演！”

五年前，我担任了市公安局长。父亲得知后，专程从百里外的乡下老家赶到市里，在市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饭店请我吃饭。饭桌上，依然有个盘子里只放了一条洗好却没切开的生黄瓜。

我盯着那条黄瓜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端起酒杯时，父亲一脸凝重：“小壮啊，你现在当官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忘记那条黄瓜的事。记住，你的权力是政府给的，你要用手中的权力为政府出力，为百姓办事。千万别想着用权力去干不应该干的事！”

我擦了一下眼泪：“爹，您放心，这么多年，我一想到那条黄瓜的事，就悔恨不已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我会把那条黄瓜当做我的警钟！”

三十年前，年少的我到邻居家的菜地里偷了一条黄瓜，邻居听别人说是我偷的，到我家追问，我没承认。跟我家有矛盾的邻居堵着我家门，用极其恶毒的语言骂了大半天，母亲一气之下，喝了农药敌敌畏，含恨离开了我们。

作者蔡进步：安徽省作协会员、当代微篇小说家协会副主席，先后在中外报刊发表微篇小说四百余篇。

父親和老屋

每逢節日，我都會回到生我養我的故鄉——鄭家灘。是鄭家灘的白雲在守望？是父母倉促的聲音在呼喚？或是那飽經滄桑的老屋在期待？為何我的思念被塞得鼓囊囊的？

三間連着二間，我家的老屋身著青磚，手執木門，頭披土瓦，坐落在牛蹄河懷抱。

那些年，我們一家，父親在油燈下練毛筆，大姐幫母親在桌邊納鞋底，二姐復習備考，小弟學寫數，我便趴在父親旁邊牽紙。母親總愛啊啊吶吶地哼上花鼓戲，順便把我們爺兒唱進台詞，編進針線，納入鞋底。父親偶爾也跑神，不時地隨着母親高低婉轉，長短有度的腔調搖頭晃腦……這一切于父親，也許就是所謂的“人間有味是清歡”吧？

後來村子搬遷，按照村里的規定，(父親那輩，二叔從戎已落戶外地，我們這輩只有一個男孩)，村里只批了我一個地基，在老屋不遠處，拆掉兩間築了新房，剩下三間留在那里。搬遷那天，我看見父親在老屋默了半天，出門時眼睛紅紅的。

與此同時，餐桌上漸漸地變成了五個、四個、三個、最後兩個。四個兒女，一個嫁到廣州，一個嫁去仙桃，兒子也在外地，只有我留在竟陵。二老都70了，成了我無數個日夜難以割捨的牽挂。可每次我總是高興而去哽咽而回。為勸說父親搬回新房，和他鬧得很不愉快。常常弄得滿桌的飯菜都涼了，還是各走各的，這讓我很傷心。

有次我們回去，剛進村頭，父親小跑出來相迎，寸步不離地圍着孩子樂得合不攏嘴。那天，我迎合父親的胃口，弄了滿滿一桌菜。父親顯然食慾大增，一邊往孫子碗里夾菜，一邊吆喝着母親端上酒來，父親吃的樣子，觸及了我內心

最柔軟的神經，令我難受，我便趁着父親的酒興勸他：“爸，您還是搬進新房和母親住吧，有個伴也好照應。”說這話時我聲情並茂，父親不但不領情，還破口大罵：“白眼狼！”

“白眼狼”？前些年，我一邊給重病的公公治病，一邊還房款，生活總是能儉則儉，能省則省，也沒忘逢年過節孝敬父母。這幾年人人有車，我仍騎着電動車風里來雨里去，手里總想留點錢，以備他們年老之需。平日姐弟都不在家，家事都是我擔着，咋成“白眼狼”了？這話聽着酸楚楚的！

那一刻，我可憐的母親也噙着淚水：她膝蓋骨質增生，走路有點拖，再沒了惜日的靈便。有個晚上有偷竊入室，在母親最難的時候，父親仍然堅持留守在他那間老屋。

我恨足了父親的倔強，更為自己熱切而來空落而去不值！

我頭也不回地出門，母親一個勁哭，里屋隱約傳來父親的叫罵：“白眼狼，走了就別再來！”我咬咬牙，轉身正襟危坐，父親見我回來，哭得像個孩子。

原來，那二間老屋是我祖母留下的，這三間是另一個祖母(父親養母)留下的。父親養父死得早，養母獨自撫養他成人，全村只有他讀過重點高中。父親說搬遷時，祖母曾託夢：她老人家拽着父親的衣袖不讓走，哭得哀淒淒的。父親醒來難受至極，一個人在老屋默了半天，不忍丟下。

我理解了父親的執拗，再次端詳老屋，在拔地而起的高樓後面，只有這間老屋孤零零地退到牛蹄河邊上，灰頭土臉的門窗，殘破不堪的額匾，像極了父親口中養母可憐的模樣，門在風中吱呀搖曳的聲音正如祖母聲聲的低泣……可歌那善良的祖母，一輩子守着這間老屋，不言勞苦養大了父親！可泣那孤苦的祖母，視老屋和父親為她生命的全部，終日蓬頭垢面，嘔心瀝血！無人能說清老屋承載了多少動人的點滴，無人能懂父親對老屋的一片情懷！

餐桌上，我多擺了雙筷子，這讓父親樂開了懷，胃口大開……

作者鄭星：天門市作協 發有《年小月半大》、《清風，請祖母安息》、《黑夜里的咆哮》、《閃閃紅盾潤大冶》等



農曆四月正是桑葚成熟的季節。水果攤上，超市陳列櫃里，一排排一粒粒晶瑩飽滿。它屬時令果鮮。雖然現在科技發達了，沒到季節也能享口福，但就是無法超越天然野生桑葚。

記憶中奶奶屋後的竹林里，每到初夏時節，遍地都落滿了桑葚。密密匝匝的一層，粘着細碎的枯黃竹葉，嚼着晶亮的露珠，只一眼，便會絆住你的腳步。蹲下身，捏着它尾部細細的杆。迎着清晨的朝陽，看着它時而紫紅，又時而透黑的變幻着。輕輕彈去露珠，小心翼翼地碼放在爺爺親手編制的荆條框內。當然，我是不會怠慢自己的小嘴巴的。擇那飽滿的紅透的桑葚，時不時地放進嘴里，那酸中帶甜的滋味，美得人心尖兒都是快感。有一次，我就因為貪吃得太多，以致牙齒酸倒了，兩天都不能吃飯。

每年摘桑葚的時候，奶奶都會給我們講述關於桑葚的故事：有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，遭女方父親反對。他們便偷偷約定在深山老林里一棵白桑葚樹下相見。女方在等待時突然出現一隻獅子，極力躲閃方纔逃脫。卻不小心留下了一塊帶血的手帕。男方看到後以為心愛的人命喪獅腹，遂自殺殉情。第二天，女方得知後也自殺了。後來，白桑果就被他們的血染紅了。後來，我在高中課本上讀到《詩經》里的“于嗟鳩兮，無食桑葚”，總是無端地想起奶奶講的故事，並且告誡自己：桑葚雖好，可不能貪吃嚙。

提起桑葚，我就會想起調皮的老弟，他的粗心就體現在他奉命收集的桑葚里。枯枝、泥沙，全部都攙在筐里，角落里一扔就是好幾天，慢慢就生了蟲霉，污了篾筐，最後免不了爺爺的一頓訓斥。

爺爺對這些野生桑葚很是看重。我們撿了來，他會很仔細地攤在蘿扁里晾干。然後放到一個透明的大玻璃罐里，加冰糖，再倒入

高度白酒，密封上口，自己釀制桑葚酒。待到大雪飄飛的季節，就可以啓封慢飲了。小醉微醺之時，最愛絮叨他桑葚酒的好，以期來年能讓我們多吃點桑葚，哪怕就是嘗上一口半口他釀制的桑葚酒也是好的。

記得最疼愛我的堂姐就是在這個桑葚滿枝的季節嫁出去的。三天後夫妻回門，招待新女婿的宴必然是豐盛的。但最特別的是一道辣餃子。新人的碗里，餃子餡會放很多辣椒麵。是為了逗一逗新人，也是寓意婚後日子會過得越來越紅火。姐夫被辣得實在受不了了，就和小堂哥換了一碗，不想也是辣的。其實那都是專門為他備好的，陪客的幾位碗里，餃子都是辣椒餡，就是為了防止新人耍滑頭。姐夫沒轍了，只有硬着頭皮吃下去，而桌上那盆桑葚就成了給他解辣的救命稻草，也顧不得吃相狼狽，桑葚汁污了滿手滿臉。

從那以後，這事兒就成了調侃他的話題：“怎麼樣，第一次陪娘子回家，是這餃子好吃，還是那桑葚好吃啊？”姐夫每次總是一本正經地回答：“好吃，都好吃！那餃子夠辣！那桑葚兒夠甜！”

這小小的野果兒桑葚，承載了我們兒時多少歡樂。那酸，那甜，是僅屬於童年的、故鄉的純粹的滋味。那滋味，同那歲月一樣，是永難複製了。

作者高志蘭：安徽省蕪湖市鳩江區石城湖小區，湖北省作協會員、天門市作協副主席熊蒼蓉推薦

酸酸甜甜桑果兒

